

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
KUAILEDUZHONGWAIWENXUEGUSHI

「西方20世纪后期文学故事」

范中华◎编著

多彩之梦 ——现实的梦幻



湖南人民出版社

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
KUAILEDUZHONGWAIWENXUEGUSHI

duocai zhuneng xianshi de meng huan

多彩之梦——现实的梦幻

【西方20世纪后期文学故事】

范中华◎编著

I247
13443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彩之梦：现实的梦幻：西方20世纪后期文学故事 / 范中华编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1（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

ISBN 978-7-5438-8656-8

I. ①多… II. ①范…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6791号

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多彩之梦——现实的梦幻（西方20世纪后期文学故事）

图书策划 丰涵文化

编 著 者 范中华

责任编辑 骆荣顺

装帧设计 君和设计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656-8

定 价 25.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

录

1. 辛格和《卢布林的魔术师》	(1)
2. 乡村小说家约翰·契弗	(4)
3. 《无形人》：美国黑人文学杰作	(8)
4. 精神荒原上的探索者：索尔·贝娄	(12)
5. 索尔·贝娄的婚姻创作二重唱	(17)
6. “美国梦”破灭的悲剧	(20)
7. 古怪的塞林格和《麦田里的守望者》	(25)
8. 约瑟夫·海勒和《第二十二条军规》	(29)
9. 黑色幽默中的黑色现实	(34)
10. 阿尔比创作的戏剧故事	(38)
11. 出神入化的托尼·莫里森	(41)
12. “兔子三部曲”及其他	(46)
13. 美国疯人院里的悲剧	(52)
14. 《洛丽塔》：一个理想破灭的悲剧	(55)
15. 兼采众长的女小说家欧茨	(59)
16. 黑人妇女代言人：艾丽丝·沃克	(64)
17. 文坛夫妇悲喜剧：休斯和普拉斯	(68)

18. 乔治·奥威尔的现代寓言	(71)
19. 《蝇王》：对“人性善”的彻底颠覆	(75)
20. 艾米斯与《幸运的吉姆》	(79)
21. 文坛传奇：玛格丽特·杜拉斯	(83)
22. 暗夜中绽放的白玫瑰：《情人》	(89)
23. 荒诞派戏剧之源起与《秃头歌女》	(93)
24. 塞缪尔·贝克特与《等待戈多》	(96)
25. 意大利的卡夫卡：迪诺·布扎蒂	(99)
26. “未获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103)
27. 反法西斯的文化斗士普拉托利尼	(107)
28. 夏侠：起诉西西里黑手党的作家	(111)
29. 手法多变的卡尔维诺	(114)
30. 西班牙战后文学的创新者	(117)
31. 西班牙当代文坛的猎人作家	(121)
32. 年轻的文学之星莫利纳	(124)
33. 大器晚成的托伦特·巴列斯特尔	(128)
34. 海因里希·伯尔及其《莱尼和他们》	(132)
35. 《德语课》：挥向法西斯的解剖刀	(135)
36. 当代德国艺术家君特·格拉斯	(138)
37. 谱写民族史诗的若泽·萨拉马戈	(145)
38. 解剖人性者迪伦马特	(151)
39. 捷克文坛不屈不挠的灵魂	(155)
40. 玛格丽特·劳伦斯的事业和荣耀	(158)
41. 艾丽丝·蒙罗和她笔下的女人	(161)

42. 为女权主义写作的加拿大人	(165)
43. 现代主义文学先声：怀特	(169)
44. 用生命歌唱的“荆棘鸟”	(174)
45. 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	(177)
46. 俄罗斯当代文学中的红色经典	(182)
47. 特立独行的索尔仁尼琴	(184)
48. 特里丰诺夫与他的有争议小说	(188)
49. 瓦西里耶夫和他的成名作	(192)
50. 舒克申与他的代表作《红莓》	(196)
51. “可与荷马相媲美”的安德里奇	(201)
52. 米兰·昆德拉《生存不能承受之轻》	(205)
53. 波兰民族诗人米沃什	(208)
54. 拉美新小说作家科塔萨尔	(212)
55. 富恩特斯的文学魔力	(216)
56. 马尔克斯的魔幻史诗	(220)
57. 略萨的婚恋及《绿房子》	(226)
58. “部落传记”作家多诺索	(231)



辛格和《卢布林的魔术师》

xīn gé hé lú bù lín de mó shù shī

犹太民族是一个特殊而神奇的民族，虽然长期在被流放的灾难与苦痛中顽强地生存着，这个民族却滋养出了大批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从而把整个世界的文明更加推向前进。这里我们谈到的就是一位犹太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04—1991）。

辛格出生于沙俄统治下的波兰，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犹太教的长老。辛格自幼接受正统的犹太教育，对犹太教了如指掌，还学过希伯来文和意第绪文。他熟悉犹太教的经典和宗教仪式，犹太教、犹太人的风俗文化，都融进了他的生活与创作。辛格是矛盾的，虽然自幼受犹太宗教与文化的熏陶浸染，却没有完全投入宗教的慈悲而宽广的怀抱，思考和怀疑的天性总是“扰乱”他的思绪，让他难得心灵的平静。他相信上帝的存在，却对犹太教的礼仪不大尊重，对这个古老的、诱人的宗教抱着怀疑的态度。在生活中，辛格也是执拗的人，他违背了他父亲的期望，跟着他做记者和作家的哥哥，闯进了华沙犹太人文学界，1935年，迁居美国纽约。

美国文化和犹太文化的巨大反差对辛格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给他的成功带来了契机——一位有着良好的语言修养的写作者身处他乡异地，反倒更能捕捉到语言的灵感和本民族文化的精髓。辛格在美国，经过了十年贫困潦倒的生活磨炼后，终于在文学界崛起。

辛格的文学创作生涯自十五岁始，至今已创作了三十多部作品，他用意第绪文写作，其作品大部分被译成英文，与世界范围内的读者见面。长篇小说《莫斯卡特一家》（1950）、《庄园》（1967）和《农庄》（1969）主要表现在现代文明和排犹主义的压力下波兰犹太社会的解体；《撒旦在戈雷》（1955）、《卢布林的魔术师》（1960）等写的是爱情与宗教；短篇小说集有《傻瓜吉姆佩尔及其他故事》（1957）、《市场街的斯宾诺莎》（1961）等七部，主要内容是描述犹太人和麴麴世界。



辛格

波兰裔的美籍犹太作家辛格，亲身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亲眼见证了犹太人遭受的严酷的歧视和迫害。他在华沙的亲友个个遇难，这决定了他小说的深沉而悲凉的调子，其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受命运捉弄的、无比苦难的下层人，

辛格带着同情去刻画这些形象，表现他们的苦难，写出了民族的苦难的真实。

辛格和他的小说，在世界文坛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中出版于1960年的《卢布林的魔术师》是最受推崇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描写的是一个以变魔术为职业的犹太人在情欲的支配下做出的种种行为及可悲的命运，故事的大体情节是这样的：

一个名叫雅夏·梅休尔的魔术师已年届四十，他靠表演魔术谋生，经常到外地去演出，而且总是在回来后，白天黑夜地连睡两天才能解除疲劳。他虽然不阔气，无权势，却能随情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私生活。他有一个妻子，名叫埃丝特，待在家里。他还有一个情妇玛格达，八年多来，一直给他做情妇，还兼做助手和佣人，她年近三十却长得又瘦又小。雅夏维持着她一家的生活，玛格达做他的附庸品和奴隶，她的弟弟曾试图给姐姐报仇，却让母亲阻止了；没有这个魔术师的情夫，一家人就要无法生活。他在小镇上还有另外一个情妇，叫泽弗特尔，原是一个小偷的弃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情妇是一个教授的寡妻埃米莉亚，她有着高雅的地位和迷人的外貌，她失去当教授的丈夫后，过的是勉强糊口的穷日子。

雅夏心性放荡，行为不检点，私生活里有过形形色色的女人，他对她



家中的贤妻并不隐瞒实情，对妻子明确表态，他与外面女人的关系不会威胁到他和她之间的夫妇关系。可是雅夏遇到了寡妇埃米莉亚后，情欲和野心都无限地膨胀起来，他为了埃米莉亚魂不守舍，就是在和同事一起喝酒的时候，脑子里也还想着这个俏女人，因而心不在焉。而埃米莉亚则要求雅夏与妻子离婚，从犹太教改信天主教，要求他弄到一笔钱，一起去意大利……面对情妇的种种要求，雅夏犹豫了，他陷入了情欲和理智的矛盾冲突中，在所有的情妇中，他最喜爱她，却无法满足她，他没有能力去弄到足够的钱让他们一起飞到意大利。他本想了结此事，结果却始终不能抑制情欲的冲动和情妇的诱惑。他按捺住思念之情，又忍痛陪着忠诚的贤妻过完了五旬节。离家的前一夜，他向妻子透露说他爱上了别的女人，可能从此不再回来了。

雅夏赶着马车，带着他的猴子、乌鸦和鹦鹉，离开家，走向了他梦幻的、狂热的而又可悲的冒险行程。他跑到镇外的情妇兼佣人的玛格达家里。第二天，又借口走开，到镇上会他的另一个情妇，泽弗特尔，那个小偷的弃妇。他遇到一群小偷来串门，便卖弄他的职业伎俩，让人蒙着眼睛，他表演用万能钥匙（其实是一根铁丝）开锁头的小把戏，赢得了小偷们的崇拜。

他和他的情妇兼佣人玛格达赶着大车，走在路上，身边有玛格达，眼前又出现了迷人的埃米莉亚，他对埃米莉亚发过誓，许过愿，他急切地要得到这个女人，却一直被她过高的要求所困扰，他没有钱，也无法弄到钱。忠诚贤惠的妻子，热情而迷人的情妇；犹太教和天主教；老实做人与冒险犯罪……他需要选择，可是他什么都无法选择。

雅夏到了华沙，丢下排练，不顾演出，急急切切地奔向了心上人埃米莉亚，女人向他表白爱情，催他早做决定，雅夏只好敷衍一番，说他打定了主意。美丽的波兰情妇和她可爱的女儿，对他都是难以割舍的诱惑，他和她们都需要钱，可是到哪里去弄钱呢？他笔记本上记着一些银行的地址和有钱人的地址，他受着良心的监视，时时感到恐惧，时时憎恶自己无能……更糟糕的是，雅夏竟然鬼使神差地向眼前的母女俩宣布，他要结婚，还要三个人一起到意大利去！雅夏的这场“浪漫”的爱情使他时时受折



磨，在别人兴高采烈地看戏时，他却忧心忡忡地想着情妇的事，想着怎样去弄钱的事。晚上他溜到埃米莉亚家里求欢，遭到拒绝，雅夏的心中只剩下了沮丧。

雅夏睡了一个白天，又昏昏沉沉地和情妇泽弗特尔跑到了人贩子家里，混了半夜。他来到街上，痛下决心，实行盗窃，他爬上阳台摸到一家屋里，可是，他却找不到他的万能钥匙了，他费尽了体力，也耗尽了意志，天亮了，没办法了，他只好从阳台上爬下，情急之下竟然伤了左脚，这时，看守发现了他，他带着伤脚，飞一般地落荒而逃。

雅夏脱险之后，更加思念情妇，他不顾演出安排和玛格达的劝骂，一瘸一拐地又跑到他的埃米莉亚家，撒谎说脚是排练时摔伤的。后来，事情败露，埃米莉亚尖刻地骂他是垃圾，要他滚开，他毅然决然地向心上人说：一刀两断。他匆匆忙忙地回到玛格达的家里，不料，玛格达已吊死在天花板上；他忍住脚痛，忍住了心痛，又跑到了人贩子赫尔曼家里，却发现这时的泽弗特尔正睡在赫尔曼的身边……

被埃米莉亚戏弄，美梦破灭了；玛格达自杀死掉了；泽弗特尔堕落在人贩子手里，而魔术师雅夏也一无所有了，后来，他清心寡欲，皈依宗教，他也由此恢复了身心的健康。

《卢布林的魔术师》中的人物，都是渺小的、可怜的、受命运摆布的人。辛格十分戏剧化地讲述了恶习昭彰的雅夏的曲折故事，我们很难给他作善恶的道德定论，因为辛格写出了人性人欲的真实一面，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可悲命运，引发我们去思考人生的苦难和最终的拯救。

卢布林的魔术师的故事讲完了，可是，犹太人的苦难和人类的苦难却永远也不会讲完……



乡村小说家约翰·契弗

xiāng cūn xiǎo shuō jiā yuē hàn · qì fú

“二战”后的美国文坛，各种思潮流派的作家们纷纷登台献艺，他们



的先锋思想和艺术取得了惊世骇俗的效果。与他们相比，成长于30年代的约翰·契弗显然缺少了那耀眼的光环，然而，他却是固守于美国田园一隅的难得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通常是选择某一特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及其中的普通人物作为描写对象，再现社会风俗，探索人物的心理和道德问题，正因如此，他被评论界称赞为“美国社会风俗画巨匠”。

约翰·契弗（1912—1982）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昆西市一个商人家庭，他十几岁时便立志当作家，初中毕业后入南布兰特里的塞耶学院学习，后来因为学习不佳、在学校内纵酒被开除。契弗十七岁时便以此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开除》，发表在1930年10月的《新共和》杂志上。可是，契弗的父亲在工厂倒闭后，弃家出走，他的家庭从此陷入了困顿之中。契弗只好靠微薄的稿费和哥哥的资助维持生计，继续小说创作。1934年，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意外地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他从此便开始了小说家的创作之路。

“二战”期间，契弗曾在美国陆军服役四年，在服军役期间，他并未间断写作，1943年，他发表了与战争题材并无关系的小说集《某些人的生活方式》，1953年，发表第二部小说集《巨型收音机和其他故事》，1959年的《阴山村强盗及其他故事》标志着作家在小说艺术上的成熟，还有《旅长和高尔夫球迷的寡妻》（1964）和《苹果世界》（1973）等。契弗的长篇小说有《瓦普肖特纪事》（1957）和《瓦普肖特丑闻》（1964）、《弹丸公园》（1969）、《法康纳监狱》（1978）等。

契弗在他的大部分小说里，描绘了20世纪中期的美国乡村，写乡村中发生的种种故事。作家仿佛是以文学的形式和普通读者进行交流。他把美国梦和田园主义理想放到具体的现代乡村生活中去考察，探索传统的清教道德怎样地变了形，怎样地让人捉摸不定。契弗笔下的人物，都是反英雄的小角色，他们处在命运和集体无意识的左右之下，在困境中希望、焦虑、自责。他们中有些人沉迷于女色，有些是招摇撞骗之徒，还有一些是生活窘困、内心失意的可怜人，形形色色的人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在作者那里受到了审视和谴责。



契弗的一系列乡村小说自成体系，“阴山村的故事”尤其受人们喜爱，那独特的乡村风俗、微妙的人物心理，宁静的自然风景，都在轻松优美的笔调中呈现出来。

《阴山村强盗》的主人公是一位破产了的生意人，他不愿让妻子跟他一起伤心，便对她隐瞒了实情。有一天，他听见邻里的一个女人夸耀她丈夫赚了很多钱，就在半夜溜到他们家顺利地偷来了钱，解决了自家的经济危机。可是他时常受到良心的谴责，害怕泄露真相。后来，他的老板把他找回工厂去上班，他事先支出了九百美元，又在半夜里把钱偷偷放在了邻居家的厨房饭桌上。他从邻居家走出来，心情十分轻快，在路上，一个警察过来询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他在遛狗，于是警察走开了。

《告诉我，他是谁》是写夫妻感情和地方风俗的。主人公威尔是一家公司的副经理，他对事业和生活都比较满意，最重要的还是妻子的爱。他爱慕妻子，妻子也爱他，可是他却总疑心妻子不爱他。一年一度的苹果花集会到来了，妻子百般恳求，想到集会上快乐一下，他勉强同意了。他看到妻子打扮得那样妩媚，便怀疑她会引逗许多色情的男人，在集会上，他没有抓到妻子的行踪，却看到了一些所谓的体面人互相调情，而且妻子直到黄昏时候才回家，他断定妻子有了外遇。终于在一天早晨，他动手打了那个他所认定的妻子的“情人”，在一顿争吵过后，因错怪了好人，他买了一件贵重礼物给妻子，算做赔罪。

《杜松子酒的悲哀》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和酒的故事。小女孩艾米的父母在阴山村人缘很好，经常出去参加鸡尾酒会，她是由奶奶和家中女仆带大的。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女仆给小艾米讲故事，说她姐姐是由于喝酒而死的，如果艾米能倒掉父亲的酒缸子，才算伟大呢。几天后，女仆去了城里，艾米和父亲到火车站接她，却发现她烂醉如泥，父亲一时恼火，辞退了她。艾米偷偷地倒掉了父亲的酒，父母晚间从酒会上回家，误以为酒是另一个女仆倒掉的，艾米在楼上听见了大人們的争吵，觉得自己错了。第二天，她离家出走，要到父母曾经住过的城里去，火车站的站长打电话把她父亲叫来了，父亲在车站看见了要离家出走的孩子，顿时百感交集，怎

么才能让她相信家才是最好的地方呢？

契弗还有许多小说的题材并不局限于乡村，有一些小说是通过中产阶级生活和命运的描写，表达人们在压力重重的美国所承受的心灵痛苦，对那些精神无奈的人们表示了同情和理解。

《再见，我的弟弟》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叙述弟弟劳伦斯的故事。劳伦斯原来是个律师，后来生活陷入困顿，他不满陈规陋习，反对暴力专制，同情下层人。但他对现实又无可奈何，他自己的想法到处行不通，只好另找工作，另找邻居，到处和人说“再见”成了他的特点，由此看来，小说标题“再见，我的弟弟”倒是一种悲哀的讽刺。

小说《游泳者》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人一旦失去往日的光芒，就会一落千丈，在人情冷漠的社会中品味彻底的孤独。主人公奈德破了产，有一天，他跳进游泳池，想一路游回自己家，他路过邻居们的游泳池，见到一些曾经的朋友，引起了他的种种回忆和感想。然而，奈德是寂寞的、无助的，一切都不是从前了，他曾经冷落的情人不肯给他一口水喝，别人也一样的不友好。快到自家门前时，奈德又冷又累，见不到亲人，他哭了，他看见家门锁着、车库锁着，自己无处栖身，无比凄凉。

契弗本人的道德观也渗透在他的小说里，他主张夫妻和睦，家庭稳定，谴责玩弄感情的人，《游泳者》也暗示出主人公的悲剧一部分是来源于家庭的危机和不幸。

契弗的长篇小说《瓦普肖特纪事》曾荣获1958年全国图书奖，其续篇《瓦普肖特丑闻》曾荣获1965年美国文学艺术院豪威尔斯奖章。这两部小说主要是写两代人的家史，具有浓厚的自传性。在前一部小说里，主人公瓦普肖特是个渡船船长，他热爱生活，具有男子汉的种种品格，然而，他却给自己制造了悲剧：他把船输给了妻子，妻子又把它改装成一家浮动商店，最后，瓦普肖特沉海自杀而死。小说把浪漫的想象和真实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以小见大地揭示出古老的传统美德日益崩溃的命运。

《瓦普肖特丑闻》主要写瓦普肖特两个儿子的丑行：他们不务正业、到女人那里去寻欢作乐，以至于把父辈的美德丧失殆尽。作者通过瓦普肖



特邻居的自杀揭示出科学技术正在给人性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表明了他对机械文明的批判。

1969年的长篇小说《弹丸公园》充分表现出契弗作为讽刺小说家的思想和艺术。住在“弹丸公园”的人们衣食富足，享用的是现代文明，可是他们的心灵却无比空虚，他们诅咒电灯、诅咒书架、诅咒音乐，诅咒白白浪费物质财富的精神堕落的人们；郊区的人们也是心灵卑污，道德堕落，人格里竟然没剩下一点高尚的追求。

契弗并没有完全回避时代的动荡局面，他根据自己对一所监狱的了解，创作了社会批判性很强的一部长篇小说《法康纳监狱》（1978）。监狱内外的种种悲剧展现出的是动荡不堪又惨无人道的美国社会现实。主人公法拉格特无缘无故被投到监狱，受到各种非人的虐待，他是吸毒者、是同性恋、是囚犯，妻子儿子弃他而去，他成了生活在地狱之中的毫无生活希望的人。监狱掌权者残酷地迫害囚犯，从人身迫害到精神摧残，囚犯们被强迫执行“爱国”命令，唱“爱国”歌曲……监狱内外上演着各种矛盾斗争，外面失业的人们越来越多，还有来自原子弹战争的恐怖……最后，作家让法拉格特意外地逃出监狱。可是，“外面”又何尝不是一个更大的监狱？

契弗最成功的还是他的短篇小说，他的小说文笔流畅、描写细腻、诙谐幽默，又不乏嘲讽。这种文风，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很少有的。

综观契弗的创作，从乡村故事到批判性的长篇巨作，其幽默讽刺的风格贯穿了始终，他因此而获得了“美国契诃夫”的美称。



《无形人》：美国黑人文学杰作

wú xíng rén: měi guó hēi rén wén xué jié zuò

1936年，对于拉尔夫·艾里森（1914—1994）和整个美国文坛来说，都是一个幸运的年代，因为在这一年里，一次偶然的会面，改写了后来的美国黑人文学史以及整个美国文学史。当时，正沉迷在音乐世界里的艾里



森，来到纽约城原本是要学习雕塑的，但他却在哈莱姆的黑人区结识了著名的“抗议小说”作家赖特，这就注定了他日后不平凡的命运。

艾里森和赖特一碰面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立刻就成了好朋友。在交谈中，赖特发现艾里森具有较强的写作潜能，于是他竭力劝说艾里森改学创作。在赖特的鼓励和引导下，艾里森放弃了音乐和雕塑，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十几年后，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文坛上出现了一颗璀璨的明星，他历久不衰，给当时相对沉寂的美国文坛增添了一抹生机和亮色，这颗明星就是当年学音乐出身的艾里森。

艾里森是当代美国著名的黑人作家。他仅以一部而且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无形人》（又译《看不见的人》，1952），就征服了当时及后来的评论家和读者，为自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奠定了自己在美国文坛上的地位。

艾里森出生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靠着为白人帮佣把他抚养长大。艾里森的母亲虽然自己没有文化，但她却非常喜爱文化，她经常把白人丢弃的一些旧唱片和旧杂志带回家给小艾里森，使他从小就对音乐和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3 年至 1936 年间，艾里森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克基黑人学院，追随著名作曲家威廉·道森学习古典音乐作曲。他在音乐上的学识和造诣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大有裨益。1936 年，艾里森遇见了赖特，从此他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文学成了他终生的职业。

艾里森最初只写些随笔、评论和短篇小说。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反映了赖特对他的影响。其中以他发表于 1944 年的《纸牌游戏之王》和《飞向故国》最为有名。这两部作品都涉及了黑人在白人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与自己的历史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另外，艾里森还发表过近二十篇专门评论音乐的文章，都收集在他的文集《影子与动作》（1964）中。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军队复员回来的艾里森，在罗森瓦德研究基金的资助下开始专心写作《无形人》。在此后的七年里，他起早贪黑、呕心沥血，作品终于在 1952 年付梓。



小说一出版就轰动了整个美国文坛，全国各地的评论家们都纷纷在黑人 and 白人期刊上撰文，“欢呼这一新作的出版”，将它看做“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的书”。小说被评为当年的美国最佳小说，并于第二年获得了全国图书奖。1965年，又被二百多名作家和评论家一致评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美国最优秀小说。

《无形人》的成功，除了因为作者独具匠心地运用了多种文体和艺术手法，以及反映了较为敏感的美国黑人和白人社会的关系问题外，更主要的在于作者戏剧性地在小说中深刻地表现了西方社会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和自我异化。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出身贫寒的美国南方黑人青年。他从小就是个规矩顺从的孩子，总是以谦恭和顺从对待白人，企图以此获得个人身份。在学校里，他发愤读书，刻意上进，并以出色的演讲被推荐到一所黑人大学读书。上大学以后，他读书用功，做人循规蹈矩，很得黑人院长布莱索的赏识。不幸的是，当他还有一年就将毕业时，却因触怒白人校方董事而被逐出校门。于是他只好怀揣着院长给他写的七封推荐信，背井离乡，来到纽约。

他先后送出了六封信，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当他把最后一封信送出时，人家才告诉他，布莱索在信中将他贬得一文不值，并让人们不要雇用他。他是一个有知识、有体力并且讲求现实的人，但黑人身份和布莱索的信，却使他在纽约想找份体面的工作都四处碰壁，这使他逐渐体会到自己在人们眼中是“无形无体”的。

后来他加入了兄弟会，走上街头，以演讲作武器，号召黑人群众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但是他很快又发现兄弟会的领导们也只是把他当做一件工具，而不允许他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后来，在哈莱姆发生的一次骚乱中，为了逃避仇人的杀害和警察的追捕，他无意中掉进了一个储煤的地窖。在这个地下室里，他对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经历进行了反思，最后认识到即使自己身为“无形人”，也应负起社会责任，于是他决定等待时机，重返地面，去寻回失去的“自我”。



赖特的《栖身地下室的人》，描写一个无辜的黑人青年，因被指控杀死了一名白人妇女而被迫藏身地下，最后还是难逃厄运，惨遭杀害。小说主要采用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以事实的描述，控诉了种族歧视的罪恶，体现了赖特一直从事的抗议小说的社会批判功能。

艾里森的《无形人》虽然也选择了一个黑人充当主人公，也描绘了黑人的悲惨遭遇和所遭受的歧视。但他不同于传统黑人作家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种族歧视提出抗议，而是着重用黑人的逆境来揭示当代社会中人的共同处境和命运，试图说明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精神生活日益空虚的当今西方社会中，人格遭到凌辱，人性遭到践踏的严酷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的人们，普遍对资产阶级的传统价值产生了根本怀疑。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荒诞，越来越不可理解，人已然被“异化”并失去了“自我”。因此，描写人在荒诞、异己的环境里“失去自我”和“寻找自我”，也就成了当代西方文学中的重要主题。艾里森以他作家的敏感早早地嗅到了当时的这种气氛，并及时推出了反映这个主题的《无形人》。可以说，《无形人》是美国战后文学中，出现最早的一部描写主人公寻找自我、审视自我、求索自我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小说。

艾里森曾一再声明，自己是个作家，而不是某个社会集团或种族的代言人。他说他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黑人。他不喜欢传统“抗议小说”激进、鲜明的政治色彩。他认为作家应该写出一种“表现关于人类处境的相对真理的小说”。这也难怪，艾里森从小生活在种族歧视比较和缓的环境里，不像赖特那样因自己的苦难经历而仇恨白人，所以种族问题在他的创作中也不占中心地位。

《无形人》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艾里森调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艺术手段来进行表现和描述：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用他自己的话说：“凡是足以为写小说提供新思路的一切，我无一不用。”另外，他还广泛地采用了黑人文化的素材。他认为在他之